

流年记

晒鱼干

于心亮

孙女毕业后留在城市里，找了工作，租了房子，还养了只猫，网上买的，花了好几百块钱。电话里爷爷说：猫这玩意儿，咱农村里满街跑，还用在网上买？孙女说爷爷你不懂，我养的是英短渐层猫，很名贵的。但爷爷就觉得是狸花猫，让奶奶晒鱼干，回头邮过去。

放下电话，爷爷说：养个什么不好，偏养只猫，住楼房又没老鼠。奶奶说：咱孙女爱养猫就养呗，平时也好做个伴儿。爷爷说：做伴最好养狗，遇到危险能护主。奶奶说：猫也会护主。爷爷说：咱家不是没养过猫，你看猫啥时护过主来？奶奶说：你这是抬杠！

过了些日子，爷爷问：你怎么还不晒鱼干，等“五一”伏季休渔了你再晒？奶奶说：我最近不是在忙么。爷爷说：你忙什么？忙跳广场舞？扭个大屁股个磨盘似的！奶奶说：你怎么不去买，难道你没长腿吗？爷爷说：我真不爱跟你这种人磨牙，给我钱，我去海上买！

爷爷骑上电三轮直接去了码头，结果去早了，渔船还没回来。爷爷掐手指头算算，知道自己算错时间点了，就坐在小码头上等，等了一会儿困了，就靠在一块石头上睡了。睡了一会儿有警察来拍爷爷的肩膀：大爷你没事吧？爷爷睁开眼：我打个盹，犯法了？

此时码头上热闹起来了。人来人往的，有人看见躺着的爷爷，不敢扶，就报了警。爷爷很郁闷：碰瓷的歪风邪气都传染到咱农村啦？你们看我像碰瓷的人吗？我只是犯困打了个盹儿！周围的人看着爷爷笑，爷爷很委屈，鱼也不稀得买了，骑上电三轮，窝脖子回家。

奶奶正在院子里晒鱼干。爷爷说：你不知道我去买了么？怎么你还买？奶奶看着两手空空的爷爷说：我知道你买不来，所以听见街上吆喝，我就买了几斤。爷爷问：你买的小鱼没泡水吧？奶奶说：没有，这些小鱼身上响干，鱼鳞锃亮。爷爷说：你买的肯定贵！

爷爷翻箱倒柜去找当初扭秧歌的拂尘，打算赶苍蝇。奶奶说：这个季节，没苍蝇。爷爷说：怎么没有？二月二那天我和张老三喝酒，菜里不就有个苍蝇吗？你还撒谎说是胡椒粒炸糊了。奶奶说：张老三自打做了白内障手术眼就好使了，成天在家里横挑鼻子竖挑眼的！

晒上了鱼干，就吸引了地上的鸡狗鹅鸭猫和天上的鸦雀来围观访问。奶奶坐在门楼底下一边剥花生种一边看守着鱼干，看见小活物们靠近了，就“欧嗤——！欧嗤——！”吓唬上几嗓子，若遇

见不听话的，就起身抄根棍子去抡舞，此时想找老头子发脾气，却找不见了。

爷爷正坐在杏树下跟人闲编：俺孙女养只猫，叫什么层，跟咱们乡下的猫不一样，花上千块……训了她！必须训，小孩子家刚参加工作不知道攒钱那哪行？不能觉得会挣钱了就大手大脚的……她奶奶惯她，我不惯她，训得她电话里眼泪汪汪的，心疼？我心疼什么！

听见老婆子四处喊，才扎住话头，慢腾腾起身，闲悠悠往家里转。奶奶说：你不是跟孙女说晒鱼干么？哦，光长个嘴说呀？爷爷说：晒点鱼干，累着你了？奶奶说：不累，你来守着呀。爷爷说：你怎么越活越抽抽了，干点活就叫苦喊累的，再说这也不算是活儿呀！

爷爷看守着鱼干，看见鸡狗鹅鸭猫和鸦雀来了，就“欧嗤——！欧嗤——！”去驱赶。过了会儿不耐烦了，他就嘴里哼着秧歌调儿，手里挥舞着拂尘练上几手儿，练了一会就气喘，感叹岁月不饶人，身子骨大不如从前了，于是歇下来……过了一会，就睡着了。

睡了一会儿，奶奶来拍爷爷的肩膀：屋里睡吧？爷爷睁开眼：我没睡。奶奶说：没睡，还打呼噜？爷爷起身说：鱼干你翻晒了没？奶奶说：你守着鱼干，你没翻晒？爷爷说：防备着鸡狗鹅鸭这些个活物还不够我忙的？你说说你闲着干啥？奶奶说：我闲着要，行了吧？

老两口一个一个翻晒完了鱼干，就都手按着腰，一点一点直起了身，就都搭眼罩看头顶的日头，快活地说：天儿要是一直这么好，鱼干用不了两三天就晒好啦！爷爷前头走，奶奶后头跟，俩人进屋把小饭桌抬出来，守着鱼干吃饭，大葱蘸虾酱——透鲜！

过了几天，鱼干晒好了。一个一个收拾起来，装进塑料袋子里，爷爷和奶奶却高低想不起晒的鱼干要做什么用处了。自己吃？不对。去集市上卖？也不对。……老两口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责怪对方的笨脑子不记事，甚至还拌起了嘴，气嘟嘟地相互不说话儿了。

直到这天晚上，孙女的电话打来了：爷爷奶奶，鱼干，晒好了吗？

老两口这才想起来了，大声说：晒好啦！晒好啦！晒了一大塑料袋子呢！明天就去驿站给你邮过去！……为了防止再想不起来，奶奶把鱼干放在枕头旁守着，爷爷则戴上老花镜掏出钢笔一笔一画在纸上记：明天一大早上，给孙女又(邮)鱼干！切记!!! 切记!!!

有了心事搁着，结果，老两口愣是一宿没睡好觉。

人世间

我的二姨

于心亮

二姨排行老三，上面一个哥哥一个姐姐，下面一个弟弟一个妹妹。二姨是属老鼠的，如果活到今天，正好是七十六岁。苦命的二姨三十八岁去世，到今年整整三十八年了。那一年表哥十五岁，表弟十二岁。

二姨从小就孝顺懂事，姥爷去世时，二姨六虚岁。姥姥劳累思郁，病痛缠身，家里没个男劳力，独自拉扯着五个未成年的萝卜头一样的孩子，家境十分艰难。姥姥一有个头疼脑热，下不来炕，又没有钱抓药，二姨就满村挨家挨户敲门，爷爷奶奶叔叔大爷叫个遍，只为给姥姥找寻点治病的药。乡亲们可怜孤儿寡母，只要家里有，都伸一把手。过年，街上来耍龙的、跑船的；夏天，公社来个放电影的，那可是最吸引小孩子的，只要姥姥病在炕上，二姨就寸步不离，再热闹也不去看。姥姥撵她出去看看，二姨死活不去，坐在炕沿陪着姥姥说话宽心。

二姨就怕姥姥死了。小小年纪的她知道，没了父亲塌了天，再没了母亲那可是天塌地陷，只能上街要饭，兄弟姐妹七零八散了。姥姥有时候被穷苦日子逼得免不了说“不想活了”的话，二姨听了，整天神经兮兮，就寸步不离跟在姥姥屁股后面，姥姥去哪儿她跟到哪儿。姥姥有时候被二姨跟烦了，就找点活叫二姨去干，她自己去胡同里诸位姥姥家说说话，散散愁肠。每每能看到二姨趴在诸位老娘家的后窗台往屋里望，看到姥姥没有去寻短见，才悄悄溜着门边，慢慢走回家去干活。

二姨三四岁时吃咸鱼，哭伤了肺，成天咳嗽，落下了病根。到了结婚年龄，该出嫁了，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，大家挨饿挨怕了，城边村子的闺女都往南乡东乡乡下嫁，求的是个能有饱饭吃。二姨嫁在了龙山村，二姨也嫁了过去，姐妹俩在一个村，彼此也好有个照应。

二姨因为生病，没能挑个如意的丈夫，受连累在村里备受鄙视。多亏大姨厉害，在村里处处维护支撑，才不至于受人欺负。村里病死头老牛，大姨就多买二斤牛肉，让二姨给两个孩子包一顿肉蛋饺子，改善下生活；大姨夫是正式工，每月有活钱工资，每到年关，大姨必给两个外甥准备一身新衣服，买上几挂鞭炮。

改革开放，分田到户。大姨一家搬出了穷山沟，二姨一家的生活没了大姨一家照拂，越发艰难。二姨本身就有肺病，二姨夫又没能耐，死守着几亩薄田。二姨病身子挣扎着还要到地里干农活，从家里走到地里，走走停停，

喘得不行。他们那个小山村藏在大山沟里，上沟下壑，二姨要走将近一个钟头，才能挣扎到责任田。带着一壶凉水，一个冷馒头，在地里摘花生，剥玉米，一坐就是一天，痠病身子，营养跟不上，连个鸡蛋都不舍得吃，积攒下几十个就赶集去卖了，给两个孩子买笔记本、交学费，打个酱油醋。

每到农闲时节，姥姥、小舅舅就把二姨接回来住一阵子，那时候我们这边的生活比二姨乡下好很多。二姨回乡下，舅舅、我妈都会塞个三十、五十元给二姨。二姨是一分舍不得花，总惦记着逐渐长大的两个儿子，把这两个儿子养大成人，这得花多少钱？二姨一分一厘都悄悄攒着。

我小时候有点怕见二姨，因为二姨的喘病。二姨来了，就坐在姥姥家的东炕上，倚着被，呼哧呼哧地喘，手边上放个大玻璃罐头瓶子，里面全是吐得黄绿色的浓痰。青黄的脸，发黑的嘴唇，大眼眈眈着，有些呆滞。和姥姥长一句短一句说着家长里短，说几句就得闭一会儿眼，喘不上气。我只敢在窗外悄悄看看，我怕见二姨的病痛。姥姥和小舅舅想尽了办法，什么偏方都用上了，二姨的病还是一年重似一年。二姨这一辈子，就想待在姥姥身边，真不愿回龙山村那个窝窝囊囊的破家。在三十八岁那一年春天，肺气肿、肺心病、常年的生闷气、不如意的婚姻、营养跟不上、被生活的重重重压挤兑得神神叨叨的……二姨撒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儿子，在一个电闪雷鸣的春夜走了。

我可怜的姥姥，二十岁丧母，三十岁丧夫，六十岁又失去了最贴心的二闺女，哭得双眼都看不见了，后悔当初把我二姨嫁到了乡下，哪怕是做老闺女在自己身边，也不会这样惨死啊。

春天上二姨走的，入了夏，表哥放暑假来看姥姥，穿得跟叫花子一样，三个脚趾头都露在鞋外面。他给姥姥带了一个西瓜，打开这个西瓜，瓜瓤还是半红半白的。难为得姥姥抱着表哥老泪长流，嚎啕大哭。爹无能，又没了娘，这两个孩子这样被丢在穷山沟，可都全瞎了，将来非打光棍不可。我大姨、小舅舅商议把表哥接到姥姥身边，在大姨、小舅舅的拉巴下，在我们村落了户，成家立业，娶妻生子。后来，表弟和二姨夫也来了，应该说，在姥姥家一窝人的帮扶下，二姨可以瞑目了。她最不放心的孩子都成家立业了，也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，过上了不比别人差的生活。我大姨和我小舅舅的恩德很大。手足之情，同胞之义，永志不忘。